

有一种苦叫分开赡养

的权利。

因带孙分开，一方生病没人管

老夫妻分开有时是为照顾第三代。“我老伴儿到桂林照顾外孙去了，剩下我孤零零没人管。”日前记者在湖南长沙金沙社区见到谭咸金(化名)时，他坐在小区石凳上啃馒头，“这儿人多，热闹点”。

65岁的谭咸金只有个女儿，去年2月怀孕，老伴儿去照顾，不料至今未复返，因为照顾完女儿要继续照顾外孙。谭咸金和女婿合不来，加上女儿家房子小，也就没有回去。

“她不在，我的生活全乱套了。”谭咸金说，1个月前自己哮喘犯了，幸好及时拨打了120，“要是她在，及时拿来药，可能不用去医院”。

今年中秋节，谭咸金给老伴儿打电话，刚接通便传来外孙哭声，老伴儿急忙挂了电话，“通个话都这么难，这日子怎么过？”

子女私订分开赡养协议无效

“子女间订立分开赡养父母的协议，如非出于父母自愿，协议无效。”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宋宇表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协议内容不得违反老人意愿。“若意愿被违背，可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老年组织、社区进行调解；也可要求住到其中一个子女家中，其他子女付赡养费。若子女不履行义务，可向当地法院主张权利。”

对于因带孙被迫分居的情况，甘肃心理咨询师学会副会长莫兴邦提醒，父母遭遇子女询问是否愿意分开去带孙时，不必急着说好，可先问问老伴儿意见，最好一起带孙；如果不得不分开去带孙，夫妻俩也应常团聚。

(李仲文)

谣传老人碰瓷者要有致歉勇气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一则“中国老人在日本‘碰瓷’索赔10万日元”的报道流传甚广。是时，尽管事件真相不明、事实存疑，但众多网友还是群起而攻之，斥其“丢人丢到了国外”，批驳之声蜂拥而至。

然而，就在转发此消息的网友暗自庆幸“又”逮着一位“变老的坏人”时，剧情旋即反转，当事的另一方、老人的家属以及涉事旅行社领队皆坚决否认碰瓷，并给出了老人受伤的各种证据。10月6日，事发地的京都祇园町南侧地区协议会发布《道歉与更正》，称最初的日文通告有失实之处，表示衷心歉意。

尽管日本方面已郑重为当事老人正名，但媒体和网民闹出的此次乌龙事件，对老人无疑伤害至深，被舆论裹挟的“中国老人”也再度被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们按倒在地。舆论误伤无辜，则折射出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过程中专业主义的缺失，以及先入为主、标签化定义群体形象的草率。正因为此，在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大行其道的当下，类似的反转剧情在网民们不假思索的转发之间变成了一桩又一桩的乌龙新闻，由此制造的无谓伤害同样此起彼伏，被标签化、妖魔化的“摔倒老人”“中国大妈”“中国游客”更是深受其害。

因为以前出现过的某些个案，有些人对“老人变坏”“道德滑坡”等论调似乎深信不疑，但从上个月的“淮南女大学生自称扶老人被讹”被逆转，到这次的“中国老人在日本碰瓷”被证伪，那些听风即是雨的转发者，是不是也该摘下有色眼镜了？也许，被谣言中伤的老人并不会追究报道失偏的媒体的责任，更无法向广大传谣者讨公道，但作为这种无谓伤害的制造者，应该有“善后”和“补偿”的义务与自觉。当然，比起致歉或转发致歉声明，民众更应该铭记的是，在真相不明之时，除了非理性的指责和附会，你至少还可以保持缄默和审慎。(时言平)



子女不得强行分开赡养父母，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审议的《甘肃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这样规定。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多来浙江杭州、山东也出台了类似规定。现实中，因带孙、子女平摊养老任务等原因，夫妻相伴半世到老却分离的情况不少，他们的夫妻感情如何得到慰藉？

被分摊养老，二老两年多没见面

说起分开赡养，现居山东泰安74岁的陕西人薛政东(化名)直抹眼泪，“我现在住到泰安大儿子家，老伴儿在西安小儿子家，2年多没见了”。

4年前，薛政东的老伴儿突发脑溢血，出院后只能半自理。薛政东做过心脏手术，难以独自照看老伴儿。又因老伴儿没

退休金，薛政东的养老金还不够每月药费，小儿子觉得养老任务重，提出分摊养老。

2011年薛政东去了大儿子家，“在路上想到不能照顾她，还躲着流泪”。到泰安后，薛政东吃不下睡不好，一个月瘦了10来斤。2012年春节，薛政东回去见老伴儿，“两人只是抱着哭”。

小儿子体谅父母分离之苦，想以请保姆照顾的方式让父母住一起，但在费用上两兄弟发生争执，二老再次分开。

河南灵宝市人民法院冯欢欢法官最近判了一起案件：86岁樊婆婆55年前带一双儿女改嫁李大爷，3年前她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两方子女便各自照顾两位老人，实质上隔离了二老。因无法见到老伴儿，李大爷以侵犯婚姻自主权起诉继子。经法院协调，李大爷才获得常去看老伴儿

·纪实连载

老洋人张庆

(5)

■文/潘运明

奇袭独树镇

张庆进入白朗的卫队里是兄弟俩所没有想到的，“大旗棚”乃是义军的核心，大凡入选到卫队里的弟兄，多是白朗经过精挑细选的心腹，或者是亲戚朋友。一个从虎狼爬岭穿山野地走出的头上沾着高粱花的半大孩子，初出茅庐，就成为“大驾杆”(总头目)近身卫队的一员，这是多少人心仪却求之不得的事情，这好事竟落在了张庆头上，弟兄俩受宠若惊，张庆为此激动得几夜都没合眼。

半个月后的一天，王茂斋把大家叫在一起，说道：“弟兄们，最近大家操练得很卖力，辛苦啦！我说过，咱们卫队这帮弟兄，都有一身好功夫，哪一个都是拉出能战，战则必胜的铁血汉子！”讲到这里，王茂斋加重语气，严厉地说，“司令部紧急通知，我喊到谁的名字，谁就站到一边。刘绍武、任孟见、王疙瘩、王猪娃、王二娃、赵保元、张海得、崔景元、潘清元，九个了，还差一个，挑谁呢？对，‘老洋人’张庆！”

这次军事行动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谋划了，作为进入母猪峡的“客军”，白朗深知坐吃山空的道理，这大峡谷乃是王传新踞出的地盘，天长日久，这么多人吃喝终归不是个长法。同时，随着天气的转暖，弟兄们脱了棉衣，精神劲儿倍增，免不了急得心里发急，手脚发痒。为了补充枪械和粮饷，白朗决定寻找机会，快速出击，干一家伙。

“小诸葛”姜心安献计说：“自从去年入冬前从豫西来到这个峡谷，都半年有余了，人员虽然得到休养和补充，但枪支缺乏，三个人尚不足一支枪，粮饷也已告急，如果不采取措施，终究是要坐吃山空的，而峡外剿军还虎视眈眈，大有长期围堵之势。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最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派一支小队出峡，一来试探剿军的实力，二来弄些给养。我派人四处打探过，出峡不远的独树镇驻着一个巡缉中队，如果我们能花费最小的代价，把巡缉队解决了，不仅装备会得到改善，同时还能增加粮饷，这一箭双雕的事，傻子才不干呢？”

白朗喜滋滋地说：“还是‘小诸葛’想得周全，但四面官军包围，不知老弟有何高见？”

“大哥，高见倒不敢当，只是小弟有个想法，如果抽调几十名弟兄扮官军，深入虎穴，出奇制胜，兴许能够成功。”

山里的太阳落得飞快，当山峦蒙起一抹晚霞，

丛林的阴影不停地扩大时，沉沉的暮霭渐渐地笼罩下来。官道上，一面“河南护军使署稽查大队”的旗帜随风摆动，旗帜后面，是一支英姿焕发、装备精良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齐整整地进入独树镇寨内。

王振清、姜心安率队直向巡缉中队队部走去，岗哨见这支队伍旗帜簇新，队容整齐，也没敢多问就放了进去。

“你们是干什么的？”巡缉中队队长问道。“我们是使署稽查大队的，奉护军使雷大人的命令，检查许昌到南阳沿线防务情况，昨天在襄县、叶县，今天到你们方城地界。”

卢队长见这帮人仪表堂堂，服装整齐，旗帜鲜明，武器装备很一般，二位军官又器宇轩昂，风流倜傥，派头十足，估量着来头不小，但仍不放心地审视着说：“你们来执行命令，可有凭证？”

王振清从上衣兜里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信纸，检查许昌到南阳沿线防务情况，昨天在襄县、叶县，今天到你们方城地界。”

卢队长其实根本就看清纸上写些什么，但他脸色陡然一转，毕恭毕敬客客气气地伸手做个请的姿势道：“哎呀，不知各位长官、老总驾临，有失远迎，请各位见谅，请——”

晚饭后，王振清对卢队长说道：“这里距匪区太近，情况复杂，要提高警惕，加强防卫，你们巡缉队的弟兄们多日巡逻，太辛苦啦，今晚就放心休息吧，我们要放双哨，不会出问题的。”

“多谢长官关照，恭敬不如从命，老总们偏劳啦，改日我请客。”卢队长回头命令道，“今晚有长官们值更，巡缉队弟兄统统回屋休息了！”说完，不假思索地回到队部，蒙头大睡。

半夜时分，当巡缉中队队员熟睡之际，严厉的叫声在队部四周响起，仿佛半空里炸响的春雷。卢队长被喊叫声惊醒时，看到正是风流倜傥的长官率队持枪闯入宿舍，暗叫不好，上当了。急忙从枕下取枪，但为时已晚，张庆眼疾手快，已用枪顶住了他的头，用脚踩在他的手上……

张庆第一次参与这种智取枪支和粮饷的阵仗，想不到出奇制胜，打得如此漂亮，他在感叹之余，很长一段时间都兴奋不已。老洋人张庆在追随白朗义军一年多后，抚汉军失败，张庆该到哪里栖身呢？

下期关注：回到家乡插了枪

·小说连载

实习生

(15)

■文/蓝小汐

第一次外出公干就出糗

没办法，宋暖只好自己打听到了张经理的办公室，摸索着找过去。经人指点，宋暖找到了14层的经理办公室，隔着玻璃门，她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很严肃的中年人。她小心翼翼地敲开门：“请问，是张……张总吗？”她一紧张，把张经理错喊成了张总，张总就张总吧，抬举您总没错吧，礼多人不怪嘛。

眼镜男一愣，随后点了下头，也没说话。宋暖舒了一口气：“可算找着您了，我把14层都跑遍了，这幢大厦的格局真奇怪，像迷宫一样绕……”

“等等，你是……”眼镜男有些疑惑。“哦，对不起，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宋暖，是HY集团的实习生，郝敏老师让我来拜访您，我们公司要更新宣传册，想向您要一些资料。”宋暖热情洋溢地拍了拍手中HY的包装袋。

看着宋暖捧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故作老成地介绍着自己，眼镜男感觉有些好笑，他说：“我们资料很多啊，要哪方面的呢？”“嗯……譬如产品试用的图片啊、检测数据之类的。”“具体哪些产品呢，你们集团的硬件软件我们都在用呢！”“这……”宋暖又语结了，这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居然还有那么多弯弯绕，她硬着头皮说，“那您看挑哪些产品好呢？”“哈哈，”眼镜男朗声笑道，“你问我？是你们公司做宣传册还是我们公司做宣传册？”

宋暖涨红了脸，忙着从包里掏手机想向郝敏求救，突然想到郝敏正在开会，她有点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候，眼镜男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小张，你回趟办公室，有人找。”

“啊？”宋暖瞪大了眼睛，“难道您不是张经理？”晕倒，她心想，不是张经理你捣什么乱呢？很快，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一路小跑进了办公室，进门就点头

哈腰：“张总，您看您还亲自下楼找我，一个电话我就上来汇报了呀。”

张总和颜悦色地说：“没事，我也要锻炼锻炼，把昨天的会议记录调给我。哦，对了，有人找你呢！”

真正的张经理此时才注意到了办公室里的客人：“你好，你是？”态度亲和友善，他拿不准宋暖与张总是个什么关系，难为张总亲自打电话催他。

“我叫宋暖，是HY集团的实习生，郝敏老师让我来拜访您。”宋暖又做了一遍自我介绍，“我，我刚才认错人了，真对不起……擅自就把您给降级了。”后一句话是对张总说的。

张总与张经理对视片刻，同时笑了起来。初出茅庐的小女生犯错误，她老板看了肯定气得跳脚，可别人老板看了，却觉得好生可爱。

宋暖站在那里，只觉得自己蠢极了，第一次外出公干就如此丢脸，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开了一个坏头。

张总拿了资料就走了，临出门对宋暖说：“我儿子也在HY实习呢，没准你们认识，叫张盛。”

宋暖立刻想到第一天上上班就迟到的越野车男生，顿时释然了不少，心想贵公子也不咋嘛，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可以原谅。于是她没心没肺地咧开嘴笑了：“他很有名的，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哦？为什么呢？”张总来了兴趣，步步追问。“因为他开越野车，我骑自行车啊！”宋暖开了个玩笑。没想到张总的脸却沉了下来，哼了一声便离开了。

宋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又说错话了？这领导同志怎么都那么难伺候呢？张总走后，张经理对宋暖的态度变得异常冷淡，他甚至没请宋暖落座：“我很忙，给你我们公司的网址，你需要什么自己上去看看吧。”说着，便俯下身，哗哗哗在便签上写了一行字递给宋暖，便做出一副送客的表情，宋暖赶紧很有自知之明地告辞。

下期关注：上班三天，宋暖当逃兵